

魯迅在上海

(三)

山東師院
聊城分院

鲁迅在上海

(三)



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

1979.12.

说 明

一、《鲁迅史料丛刊》（原名《鲁迅生平资料丛抄》）是为中文系学生编印的一套教学参考书。自一九七七年七月陆续印出。已印出的有《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广州》《鲁迅在北京》（分一、二两辑）《鲁迅在西安》《鲁迅在日本》《鲁迅在南京》《鲁迅在杭州》，共七种，八辑。计划编印的，尚有《鲁迅在上海》（分三辑）《鲁迅在厦门》，全部共九种，十二辑，近二百万字。

二、《丛刊》所收文章，大部分录自书、报，小部分是特约稿。录自书报上的文章，一般也都由原作者进行了校订增删。

三、《丛刊》由薛绥之同志主编，《鲁迅在上海》（三）是请昌潍师专中文系教师禹长海同志编辑的。在编印中并承张厚涵、陈大庆等同志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

四、本书蒙全国文联名誉主席茅盾题签。

五、限于水平和条件，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鲁迅在上海》（三）

目 录

鲁迅先生	内山完造（1）
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回忆	吕元明译（11）
诗的对话	（12）
鲁迅先生与版画	（12）
从回忆鲁迅先生谈起	（19）
古董·古董店	（21）
理所当然的事	（22）
四库全书的信誉	（24）
神虫	（25）
儒家和革命	（27）
腰斩船	（31）
缠足考	（32）
回忆鲁迅先生	（33）
上海漫语	（34）
鲁迅追怀	（35）
风暴时刻	（36）
文学家的灵魂	（38）

争吵与沽名钓誉·····	(41)
美丽的眼睛·····	(44)
吐铁会见记·····	(45)
条件已经具备·····	(46)
刎颈之友·····	(47)
画与文·····	(48)
青年学生容易被骗子老师利用·····	(49)
中国人鲁迅·····	(50)
热爱工作的人·····	(51)
参观鲁迅故居·····	(51)
鲁迅与内山完造·····	薛绥之 (53)
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	王宝良 (69)
有生之日的鲁迅·····	泽村幸夫 (73)
鲁迅和长与善郎的会见·····	松本重治 (76)
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	山本实彦 (82)
鲁迅印象记·····	增田涉 林焕平编译 (87)
鲁迅怎样指导我学习和翻译他的作品? ·····	(87)
鲁迅,活在我的心里。·····	(89)
鲁迅是怎样遭受反动派的迫害的? ·····	(97)
鲁迅怎样写《中国小说史略》和怎样计划写 《中国文学史》?	
——鲁迅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	(103)
怎样阅读鲁迅的文章? ·····	(108)
鲁迅青年时期喜欢哪些诗人和作家? ·····	(110)
鲁迅对革命青年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帮助 ·····	(114)
鲁迅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功绩 ·····	(117)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121)
编译后记·····	(125)
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	长尾景和(127)
回忆鲁迅·····	河野樱(137)
鲁迅印象记·····	埃德加·斯诺(144)
鲁迅与斯诺	
——读书札记·····	李雨(148)
记鲁迅·····	史沫特莱(152)
鲁迅与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记鲁迅》若干史实考补	
·····	若海 景迅(163)
鲁迅和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	戈宝权(177)
回首当年忆鲁迅·····	普实克(187)
关于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	丁景唐(193)
鲁迅论里维拉的壁画·····	丁景唐(198)
内山嘉吉回忆鲁迅和木刻讲习会·····	薛绥之(201)

鲁迅先生

内山完造

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电车路，看着它向北伸展，成了近年来成为问题的越界筑路。靠近电车路的终点，有日本小学啦，福民医院啦，等等。福民医院的对面，有一个陈旧的，叫魏盛里的小巷堂。房子只有七幢，全部住着日本人。我借了那弄口靠右边的两幢，把它打成一所使用着。进出就用着那原来的两个石库门，小天井上全部盖了玻璃，作为采光之用；可是里面依然阴暗，几乎日中也开着电灯。在那电灯底下，有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那就是所谓“漫谈席”。凡有空暇的人或者疲累了的客人，谁都可以坐下来，喝喝茶啦什么的，一边宽荡荡地看看书，谈谈话。

那时候，听说从北平受厦门大学之聘，去任文学的教授，而又转任广东中山大学文科主任的鲁迅先生愤慨于——政府既叫人家向鲍罗廷加仑等等那一些顾问致最敬礼，非常地礼赞俄罗斯，拼命派遣留学生到那边去，然而一方面又乱杀那些留过学回国来的青年的那种暴乱的态度，说着：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们走。”而愤然离开中山大学，到上海来了；可是我们夫妇俩，因为一次也未曾见过面，一点也不认识先生。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常常和二三个朋友同道，穿蓝长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长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严的，那怕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的人，映上了我们的眼帘。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宴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从此，在执笔得疲乏了，或是看书看倦了的时候，就荡过来。把许夫人介绍给我们，是稍后的事。先生真是一位豪爽坦白的人。他一天天地和我们亲密起来，几天之间，我们心里便已没有了所谓客人的意识。那时，先生也常常被一些不清楚的客人错认做掌柜的而大笑起来。

可是他随便什么时候，总以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他把我当作掌柜的了。”这么告诉我们。决不高兴什么的。

有时，一些认识先生面孔的学生什么的来了，他们不客气地望着他细声说“鲁迅！”“鲁迅！”于是他就——

“喔，又来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说着，就拿起帽子，匆匆地出去了。

许夫人和我们，因为言语上的关系，没有多多交谈，不过和我们之间，大家心中都很了解。

不知不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其间，先生的身边常有危险，先生都很坦然。

在国民政府下通缉令等等的时候，也一迳是满不在乎，好象完全不知道那么一回事似地来来去去。

我们担心着，“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怎么样？”这么一说，他就——

“不，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

“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他真是平平淡淡满不在乎。

可是因为夫人担着心，我们也就劝他，曾经强迫地要他避过一时难。

他和蔡元培先生，宋庆龄先生，杨杏佛先生等等组织“人权同盟”的时候，在日本人之间，好象传言说那便是共产党的团体似的；那是完全错误的，实在——

是因为标榜着法权国家的国民政府当局，以太不合法的行为活葬人命，是为要矫正这种不合法而组织的团体。要之，所谓“人权同盟”是拥护人民生命权的一个团体的名称。

可是随着这同盟的活动在表面上的得势，便显露了如国民政府的敌国之观。还不知道是故意呢，是偶然。

正在那个时候，杨杏佛先生在这“人权同盟”本部的门

前被暗杀了，那消息一传来，先生便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本部去。

后来，许夫人也非常担心，曾经到我的店里来，等待先生的回来。

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把许夫人的心衷和我们的忧虑向他一说，他便说，“管它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他颇不以为然；但是，实际的情形，似乎危险非常紧迫，因此又强迫地要他避了难。

回忆是无尽的，不过小的事情现在我不说。

已经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我桌边的椅子（先生的定席），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泪水的遗物！

鲁迅先生已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长眠了！

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来了三通电报，最后一通，是叫我写一篇与先生的交游记（或者是交友记呢？）的预约，我打了个回电说“好”，就担任了下来。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的出殡，虽说是下午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豫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

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青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哦，答应下来的责任，是非尽不可的。”

我这么想着，便提起钢笔，坐到了桌子面前，可是一点也写不出来。不知怎的，好象统统忘记了。

终于，一天工夫一行也没有写。心想今天算了，从明天写起来吧，便抛下了笔，洗一个澡睡了。

“但愿今天。”心里这么想着，又拿起笔，坐到了桌前，可是依然不行。一句也写不出来。

着急了之后，就想，原来山本先生是叫我写交游记（假定不是交友记）的，而所谓交游记，要写点什么才好呢？先说这事情我就一点也不明白。因为是叫交游记，那么一定是应该写一块儿游玩的事情的。譬如说，是应该写某年某月到某处去看梅花啦，某年某月玩洞庭湖啦，这等等的回忆的吧。

一个人刚这么想定，无奈真是不巧得很，那么样的风流之游或旅行，我和鲁迅先生几乎从未有过。而第一，资格先就不够，但是既经答应了下来，如今再去回绝，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此，挨骂也好，被人家笑也好，打算把我能写的东西写出来。请各位容忍我吧。

我这个家伙，实在生来就是个不风流的人，天明也吧，天黑也吧，总归在堆积着的书架当中，守着那张长五尺宽三尺的桌子，左边电话听筒，右边钢笔，是一副那么的腔调，

过着三百六十五天的。先生说：

老版（把版字当老板写的，只有先生一个人。）

“老版，怎么样？你这样子早晨忙起忙到晚，不歇歇工作休养休养，是要生病的呢，哈哈哈哈哈……”他这么笑着，我也就——

“好，好，那末，我到这边来喝一杯吧。”

说着，便骨碌地把椅子转了过来，冲着茶加入漫谈的伙伴。我问他：

“先生，昨天你去了哪里？”

先生就说：

“老版，昨天到大马路Cathy Hotel去看一个英国人。

“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那晓得司机们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通，于是乎说‘走出去！’”

“我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目的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

“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哈哈……”

听了这些话我就想道：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简直象百日鬘①的形状。脸上蓬蓬的蓄着随便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只有

一双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彩。以这样子的神气跳进上海屈指的豪华旅馆的电梯，因而司机们没办法起来，也不是讲不过去的事。虽说是他赶出他，可是马上说错在他身上而加以责备，又奈何呢？毋宁说那窘住了的司机，倒未免觉得有点可怜，想寄他一点微微的同情起来了。

“老版，‘泰山’来了，去看看吧。听说非常有趣的呢。我同你大概是没有机会到非洲的山中去的了。不去看一点电影之类吗？”

“老版，你晓不晓得这个？这个，是广东产的，叫‘黄皮’，只有指头这么大，却确是橘子的一类。不过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他说着这一类的话，常常拿珍奇的东西来给我们。心里正在想“是这样的吗？”他却又说，“老版，对本国人扯的谎，是罪恶，不过从外国受到强大压迫的时候，对那压迫者扯的谎，却决不是不道德的。”

我的神经常常被他这种意义深刻而内容非常明瞭的话切切地刺激着。

“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里面，有一个大的艺术运动，那就是一个黑与白的木刻。”

先生老早就注意到这木刻，他远远地从英、俄、德、法、日各国收集了许多木刻。那数目实在总达到好几百件的吧。我曾经向先生拜借来开过三四次展览会，每一次都有四五百参观者。

仿佛是一九三一年（？）吧。当夏季炎热的时候，上海第一次的，不，怕是全中国第一次的木刻速修讲习会，仗先生一个人的力量开成了。那时因了某种情形，连那仅是极短

期间的一星期，也是突然的，所以什么准备也没有，譬如刀，也只把钢笔头的屁股磨一磨，装上钢笔杆，就这么在现成的木版上刻着。

从召集学生以至每日的口译，统统是先生一个人干的。听讲的只有十三个人。那小小的发生是可惊的，它便是今日风靡全中国的木刻艺术。

先生一方面移植西洋派的木刻，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特有的古代木刻艺术中优良作品的存在，并且痛心着它的日趋灭亡；于是与郑振铎氏相商，要想保存它；其排除万难而作成的，便是那《北平笺谱》。《北平笺谱》有六卷，是合计有四百种诗笺的蒐集，仅印了二百部。英、法、俄、日各国的图书馆，各寄赠了一部去；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终于没有送。

《北平笺谱》之后，又计划翻印《十竹斋笺谱》，那也是和郑振铎氏协力着手的。第一卷已粗装出版；因了郑氏的离开北平，第二卷也就见不着了。

先生终于未见完成而故世了。我希望郑氏继续先生的意志，尽力务使它完成。

我一写漫谈，他便说：

“老版，你的漫谈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那么样，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老版哪，我反对。”

责备我的先生，屡次，不，老是毫不顾忌地暴露中国的现实；因此，其遭到一部分人的反感，也决不是少见的事。

然而，先生的现实暴露，并不是为了写文章；他当然不是以暴露现实为快的轻薄者，也不是为暴露而暴露的人。

在先生的现实暴露中，流贯着默默无尽的热血。

“恰如父母对孩子的痛斥，是与热泪俱下的鞭子。”

唯有先生的暴露，才真是从伟大的爱出发出来的奔流。
是给中国民族的警世名言。

不但看了下鞭子的文章，还当面看到鞭泪同下的先生的这个我，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我明白先生的感情，只是怕会减弱他的鞭子的力量而守着缄默吧了。

我讲到中国民族富于悠久性的一点，只要稍微说了一点乐观的话，先生马上便要说：

“老版，我反对，是非常悲观的。”立刻在我头脑上压上一个烙印。

“中国的将来，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斗争。”

他对我这么说，那实在是撕裂肺腑的沉痛之言。无际的蒙古沙漠，一阵凶似一阵地拥到那清澄之极的眼中来。面着那沙漠衣而无衣，食而无食的一国的民族，每个人的枯枝似的手臂上，都棱棱地梗起了粗大的血管，握着最后的武器的一双空拳，在仇恨那凜然扫压过来的滚滚沙尘。凄惨的饥饿大众，历历犹在他目前。这是我们痛感的。

“老版，此番我睡了三个月，细细想过了。”

“中国四万万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

“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然而，弄到现在这样的不认真，其中当然是有该同情和该愤慨的距离的，

“不过，要肯定现在的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又想到日本的八千万人民。

“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

“虽然我看得很清楚，最近的倾向有点相反，然而纵令现在有这样相反的倾向也吧，而其成就到今日的事实，却是不能否定的。

“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然而，目前似乎还不是说的时机；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说不可的。

“我说，等我的病好起来，大概那时机也该到了吧。

“这一点我一定要说的。”

呜呼，先生虽身与重病相抗，尚诊疗着极东两大民族的病源。

至此我没有话可说了。

果然，鲁迅先生实在是给五万万极东两大民族启示其行路的一大预言者。

附记：本稿特应与鲁迅先生关系深切之上海的《译文》及日本的《改造》之约而执笔者。

注：①鬘，是假发的意思，百日鬘者，是戏子戴在头上扮演乞丐或囚徒之类的一种假发。——译者

（雨田译，原载《译文》新二卷第三期）

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回忆

吕元明 译

按：内山完造（一八八五年——一九五九年），是和鲁迅交往最密切的一位日本朋友。一九一三年来中国，最初从事药商，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一九二七年鲁迅从广州迁移到上海，开始与内山相识，直至鲁迅逝世。内山与鲁迅的交往，是现代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重要的一页。内山写了不少回忆鲁迅的文章，但无总集，散见于他的散文著述《上海漫语》、《上海夜话》、《上海风语》、《上海霖语》、《共同流血牺牲的战友哟！》、《花甲录》等。内山对鲁迅的回忆虽然表现了友好和尊敬，但由于作者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不能够完全正确地评价鲁迅。内山与鲁迅日来日往的友谊差不多有十年。内山的回忆，对了解鲁迅思想，学习鲁迅精神，对研究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都是极有意义的。内山完造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友好的。一九四九年新春，当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时，他曾写诗歌颂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内山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交往，曾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日中贸易促进会常任理事、日中渔业恳谈会顾问等职。